

滿清野史
正編

滿清野史正編二十種目錄

頁數

第一種	滿清興亡史	以下第一冊	一
第二種	滿清外史		一三三
第三種	中法兵事本末		二〇七
第四種	中日兵事本末		二四九
第五種	割台記		二八一
第六種	戊壬錄		二八七
第七種	庚子國變記		三八一
第八種	拳變餘聞		四〇一
第九種	胤禎外傳		四四五
第十種	髮史		四四九
第十一種	多鐸妃劉氏外傳	以下第二冊	四七一

第十二種	漢人不服滿人表·····	四七九
第十三種	都門識小錄·····	四九一
第十四種	迷庵秘錄·····	五七二
第十五種	故宮漫載·····	五八五
第十六種	慶親王外傳·····	六〇一
第十七種	貪官污吏傳·····	六〇九
第十八種	所聞錄·····	六三三
第十九種	清華錄（詩詞集）·····	六八九
第二十種	清末實錄·····	八〇五

滿清野史

第十七種

一貪官污吏傳目錄

明珠

和珅

富勒渾

牛鑑

崇勳

奎俊

崇禮

瑞洵

剛毅

蘇元春

江表傳卷之八
慶寬

貽穀

焦渙

奕劻

滿清野史

第十八種

所聞錄目錄

洪承疇

毛文龍

湯潛庵

和珅

可兒

孔林遺裔

滿帝拜偶像

畢秋帆

三姑娘

鄔先生

松筠

葛將軍

楊遇春

西人洪氏談

吳文節死事

洪楊瑣事

閻文介執法不阿

張勳果畏妻

鮑超求救書

陳右銘勸玉梅效忠文

女俠

勞樂光

吳可讀

三聖七賢

李秀成

石達開

彭玉麟

李鴻章笑史

太平戰史

中國用洋將之始

甲午餘痛

張佩綸得妻

劉博泉

剛毅

蘇照瑛

衣服妖異

王文勤

伊藤博文

崇禮

崇綺

郭意誠

劉坤一

章高元

滿御史

拳匪

毓賢

查公佳話

滿清野史

第十一種

多鐸妃劉氏外傳

胡蘊玉

清攝政王多爾袞與順治母結婚。世多傳者。豫親王多鐸之妃劉氏。係虞邑黃氏。其知者絕少。康熙間。陞西逸叟誌此事頗詳。刪節爲此篇。當亦清史一段中逸話也。

劉氏小字三季。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康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目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髻。嬌艷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明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辦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苛於擇婿。十四歲猶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約致意。康虞不允。且面斥。

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廣虞固執不可。未幾廣虞應募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浙江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妹於黃。廣虞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婿。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廣虞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命之珍。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很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肖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柩前。欲分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棒之門外而閉之戶。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將滿洲。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中。旋奉虜命寇粵。令

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媼整理細事。件件俱備。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墻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啓倉廩空。啓窖藏空。啓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攜劉氏而去。張媼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得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本旗發遣。婦女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至羣聚馬槽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一日。滿洲媼來矣。滿洲媼者。豫王府中總管老媼也。年七十餘。能漢語。至則集婦女三百餘人。分爲十排。每排約三十餘人。上下睨視久之。選得三十人。令至別所。排列於

前。諦視良久。曰。彼太長。此略短。彼過白。此微黑。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視其髮眉耳目口鼻指臂。一一細察。復隔衣而捫其乳。則又去其餘。存者僅五人。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察其音。有一婦聲微澁。復去之。僅得四人。而劉與焉。擁四婦登輿。至王府。滿媼謂四婦曰。爾輩當特別看待。而侍婢者。挈以來無妨也。張媼從往焉。劉至王府。謂張媼曰。未亡人含垢忍辱而不死者。欲得與珍相見耳。今已矣。吾其死乎。言罷大哭。張媼亦相向而泣。俄而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媼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懼母哭泣。致王怒。以取鞭扑。三婦皆如命。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倚柱而立。側其面不發一語。額光映燈燭。弈弈射人目。眼暈微紅。倍添嬌艷。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亦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放聲大哭。曰。我民間寡婦。被隸兵虜。以戀戀一女。故不能遽死。今此至。尙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語罷。撞首於柱。滿媼抱持。且號且踊。髮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異之。諭滿媼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劉始

終悲泣不食。張媼私謂滿媼曰。劉痛念女。故悲若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掠直塘。今已三旬。女之存亡莫卜。計得一當通信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小進飲食。滿媼啓於王。王允之。滿媼告劉。命作書寄女。忽霽顏曰。爾累日之言。徒令人悲。惟此言差解意耳。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爾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母子完聚。(按此當是李成棟之守將恐劉不食而死。設此計以緩其死耳。非真情也。一不期望名譽。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屢遭窘折而不死者。實與張媼言。汝是我一點血脈。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感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搗。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歸歸鴻。慰我愁思。若夫晃晃榮歸。

給事掖庭。凡所慰計。皆所素蓄。彼若辱我下陳。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計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兒珍兒。無爲我慮。珍接書。未發封。泣曰。不意今日得見母書。發封讀未竟。悲泣不能聲。錢生讀之。泣訓珍曰。事已至此。該將奈何。論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論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時肇周適至。極力囑珍作書勸劉從。且言王之威與勢。以畏懼之。珍默默無言。只有噉泣而已。肇周私修書勸劉萬不可執拗。且言家室焚燬。歸亦無以爲生。堵外人萬不可靠云云。私付使者。使者待一日。索珍書。急珍大哭曰。一腔痛血。叫我從何處寫起。惟書母生則兒生。母死而兒死。付之以去。劉知王爲已發書。始飲糜粥。及回書至。知珍無恙。不覺色喜。而志已稍移矣。適王之妃忽喇氏薨於京邸。卽至。爲位於中堂。凡本旗婦女。皆得臨哭。劉氏亦縞衣素裙。幽姿素質。更覺絳約。忽與王遇。王視之尤異。密謂滿嫗曰。此婦非長髮委地者耶。可善視之。俄而王多貧賤。劉皆不一顧。滿嫗跪告曰。王賜宜叩謝。劉忽倒臥於床不起。是日王命劉

侍寢。劉大號泣曰。我難婦耳。必欲婢妾蓄我。我何惜一死。張媼惻惻力勸。毋號泣。召禍。劉更大號曰。爲婢妾不如死。况未亡人而又爲人婢妾者耶。滿媼曰。王妃已薨。非婢妾也。劉曰。命我侍寢。非婢妾輩而何。滿媼會意。知劉志已移。特不肯苟且從事耳。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一夕張燔作樂。與王行婚禮。是時王年四十。劉年三十五矣。越歲生一子。擇立爲妃。壻錢氏得劉之奧援。任部曹焉。

樸庵曰。逸叟所記瑣碎。多言黃氏刻薄事。刪節與劉氏無關者。綴述成篇。亦飛燕外傳之流亞也。劉氏慷慨激昂。不顧一死。竟以愛女故。致失身虜酋。此古來盡節者所以貴割愛也。然能要挾立己爲妃。劉亦智矣哉。

清滿野史第十一種終